

評審獎

喪戀意思

陳仙素

從公司下班，直走十分鐘就能到第一殯儀館，我在心裡默念：「絕佳的地理位置！」重溫久未能開放的旅遊訂房網站。晚上六點的民權東路，擁擠得很有秩序，不必惦記轉彎，就能四處亂看，韓式炸雞、日式丼飯，都想吃吃看。

但此刻必須假裝吃素。素顏素衣站在一殯對側，成排的禮儀會館風格各異，石雕佛頭淡雅侘寂，歐式莊園中有耶穌與純白古典鋼琴，琴聲惹得隔牆金剛怒目，祂盯著我，我東張西望，阿嬤到底在哪？

終於，一個稱不上熟的男子來接我，是我爸。「要不要抽菸？」他帶我到一旁小巷，他拿菸，我點火，「你在臺北別抽太多菸，身體要顧知道嗎？」他邊抽邊說。



菸草味染在紙蓮花上。孀孀說這是藝術治療，對齊摺壓翻轉，反覆循環，再裝進粉紅大塑膠袋裡，平常裝垃圾，如今裝念想。但手的忙活，也無法洗滌心中思緒牽掛，畢竟此刻我面對人生最大的噩耗：

「今年、沒有、年終、獎金。」

念佛機用吃力的嗓音詠誦觀音菩薩法力無邊，我邊摺蓮花，邊在心中回懟：「菩薩又不會給我錢。」公司無佛心，即便我晨鐘響時就埋頭，暮鼓鳴時仍不歸，企畫疊成浮屠塔，最後證明自己只是做功德人。

「要咖啡還是茶？」爸拿著小手沖壺向我兜售，靈堂狹長而擠，他還是樂此不疲的穿梭，發給大家一杯又一杯飲料，只差沒賣起免稅品。我沒付錢給他，逕自走到靈桌前，板著一張臉，看著好幾年前的笑容，點香對阿嬤說：

「過年了，今年年終老闆沒給錢。」



紙錢不會變成我的錢，但阿嬤的錢可能會。我媽一直這樣想，在阿嬤病時就一直催促我去看她，順便問姑姑叔叔有沒有錢或房子可以拿出來抵押，好讓媽用我的名義，貸款買下文山區的中古屋。

本來就不喜歡見親戚，小家庭三代人各自飄零，情感跟我的信用一樣，申請前都認為很容易，真的開口才發現額度有多低。而眼前這個離婚求去近二十年的媳婦，自以為理性的分配起想像中的家族財產，跟她生活在一起的我不懂，那些跟她早無姻親關係的人更不會懂。

「這個建物有兩層樓，門口有大陽臺，日照很好可種花，後陽臺能放洗衣機，」媳婦離婚後做了幾年業務，這房子她才第一次看過，就比房仲還會介紹，「上面是我的房間跟工作室，地下一樓給你住，到時候鋪木地板，看起來舒服踩起來不冰涼。」

她越講我越煩燥，索性裝忙，公司是洗石子地板，小東西掉到上面，就跟他們找我一樣，找不到。

儘管我也只是一如往常，扮演那個在臺北讀書的長孫，跟媽媽一起住，一下在中和，一下在淡水，接著板橋、新店、石牌……回花蓮的時間從漫長莒光號，變成普悠瑪兩小時，而待在老家的時間，也從整個寒暑假，變成兩個禮拜，再來是兩三天。

長孫很忙，電話通常不接，終於見面時總讓人感嘆，小孩子一年大好幾吋。國小到大學，再到第二所大學，長孫從喜歡閱讀寫作文，變成讀餐飲要做第二個吳寶春或阿基師，菜炒一炒念起會計，數學算到反社會，新聞上的學運他好像有參與，但一如往常的沒看到人。

長孫到底在幹嘛，不知道。



下次見面已經是彌留之際。

阿嬤有沒有認出長孫，長孫也不知道。

只知道原本要去兜風的星期六，有點遠的北海岸，淺水灣旁隱密的出海口，不太洶湧的海與不俐落的冷風，在光影醞釀到能拍出美照之前，戛然而止。導航上的目的地改成更遠的癌醫中心。

中心門面宏闊，寬敞的大廳被疫情封成一個小小的口，人員寥寥，只一警衛與一不俐落的老頭，我阿公。我走到他身後，再次轉達我們來意、要前往的病房，「聽說是有點緊急的情況。」我作勢張望展演慌張。

還是進不去。老頭蒼白皺褶的手翻不出身分證，連警衛也不耐煩，打電話去病房確認，真的是緊急情況。

現在換他張望四周，電視上顯示本土病例零，大廳內的人也趨近於零：「要有人來帶，他有陪病證你們就能進去。」我點頭感謝他的好意，不敢張揚。

小叔叔來把我們領走。電梯很慢，慢到我有時間仔細看他黝黑的手，他長居在泰國，事業成功，只是被東南亞毒辣的太陽曬得很黑，跟白胖的我形成強烈對比。

原本只是趁疫情不嚴重，和小孀孀帶娃回來蹣跚，小娃娃不知道他是因為阿嬤的病情才滯留至今，隔著 iPad 他飄車給阿嬤看，唧唧呀呀的很熱鬧。我微笑看著螢幕裡的孝親節目，由衷感謝。他的出生終結我二十年的獨孫生涯，我心想，從此在臺北鬼混蹣跚，也沒人會急著找我。



蹣跚是陳家人的傳統。每年除夕夜，要開飯的前一刻，都會有人不見，沒人能問出他們到底去哪，他們都是自己搖頭晃腦回來的，換成去找的那個人會不見。這樣的謎團也發生在小叔叔的婚禮，和今天。

大叔叔還沒來。

阿公早已回他自己家去了，如常在這個家庭中缺席。剩下的人守於病床旁，天亮時還輕聲細語著對著阿嬤說要加油、撐下去，晚上時已經摸著她的手說，沒關係，好好休息，我們很愛妳。姑姑哭紅雙眼，家裡的小女兒，一直被保護得純真，我沒想過有一天，會有這麼多傷心的淚水出現在她臉上。

幼稚園時，我以為姑姑只要日劇就能活。那時阿嬤在樓下顧店，客廳就剩阿祖、姑姑跟木村拓哉，我偶爾會把遙控器搶走，忍者比較帥。阿祖希望小孫女永遠在身邊，不必工作、不必嫁人，她忘記自己會死，小孫女

終究北漂當了小資女。阿嬤這次原上是來看她，沒料到臺北太遠，遠到她再難以回去花蓮。

旅程到了尾聲，她昏迷不醒。小叔叔小嬸嬸隨侍在枕側，擦口水、秀嬰兒、調整常常收不到脈搏的儀器。爸在旁邊晃來晃去，手沖壺的嘴顯示他要前往的方向，咖啡一杯一杯的泡，沒人喝得下。他改打電話，電話隨著升壓藥一通一通的打，臺鐵誤點也沒辦法。脈搏更常量不到，幾個人輪流踱步又坐下，像心電圖一樣起伏，焦躁擠去了哀傷在臉上狂奔，奔啊悶啊喘不過氣，大叔叔依舊還沒來。

我跟阿嬤的衣物擠在沙發上，很久沒有這麼長時間跟她處在一間房。抹上病容的臉，比她在小叔叔結婚那天抹上的濃妝更令我生疏。努力回憶她的長相，無奈近年記憶都匆匆，總是阿嬤我來了、阿嬤掰掰的喊，臺鐵抵達的時候會誤點，回臺北時快得像火箭。

晚班的護理師已經是第六次進來，聽說阿嬤很喜歡他，總誇獎這個斯文的「阿弟仔」比較體貼，細膩溫柔。他替阿嬤動一動身子，喬好姿勢，看了心跳血壓，說要幫阿嬤擦澡，我這個原本的阿弟仔自然迴避，餘光看見阿嬤身體的水腫，把皺紋撐平，很像石頭。



花蓮的海邊最多石頭，紋理自然打磨得很細，在我搬到臺北前，去撿了很多。有阿嬤、阿祖和我，開車載我們來的忘記是誰，反正一如往常短暫失蹤。那天的七星潭，浪打得很淺很慢，阿祖戴毛帽圍巾毛大衣，還是消瘦。

垂暮的老人無聲望著垂暮的海，阿嬤在一旁哼唱，我吼叫，她摘花，我撿石頭。當時她還豐盈有活力，細數她騎一小時淑女車去吉安買豆腐、放山雞腿，用好自豪的口吻說她的花店，天上聖母、水利局長都跟她訂

花，她的花插滿了花蓮的宮廟、官署、村里活動，和自己的家。

「我撿這個回去跟天堂鳥、火鶴插給你爸爸，他店裡有阿嬤插的花，客人都很喜歡。」她用一張愁苦的臉叮嚀我：「你爸爸賺錢很辛苦，你要孝順他，跟阿嬤孝順阿祖一樣。」

今天下午，我趁沒人在阿嬤耳邊講：「妳兒子根本沒在賺錢，但我有照顧他，妳放心跟著菩薩去修行。」大一點之後，她每提一次孝順，我就用手機看一次最快能回臺北的車。並非不愛我爸，至少他每次跟我要五千塊，我都有匯給他一千八。而阿嬤都要死了，我還沒包過紅包給她。



「媽！錢我拿來了……」一陣哭嚎，大叔叔到了，一旁的大嬸嬸滿手鮮花。誤點的臺鐵都到多久了，人呢？在臺北路邊摘花，這兩年繼承花店的他們，要在師父生命的最後，用插花感謝她的一手栽培。

他們拿出另一組平板，把本來在阿嬤面前的嬰兒擠掉，輪播她過去的作品，「這是你插的花喔，那些葉子都美崙山上撿的，這盆後來有拍成年曆……」眼淚跟日常一樣細碎，「妳很在意隔壁欠妳的錢，這次拿回來了，我們家有錢了！」

講到激動處嗚咽，會有人自動接力，「妳看孫子還這麼小，妳聽他講阿嬤、阿嬤。」然而床上的主角已經無法回應，我只好站在她身旁，替她歡欣：「小孫子真古錐哦！」像是尾牙主持人炒熱氣氛，大家用力講，我用力附和。

「媽媽，很感謝妳來當我的媽媽！」

「有感受到我們的愛嗎？有哦！」

「妳看阿弟仔都長這麼大，可以自己賺錢了。」

「妳有歡喜嗎？妳當這麼多年阿嬤耶！」

各種道別的瑣事講了好幾輪，漸漸的大家安靜。突然大叔指著電視上歌廳的秀：

「我有帶妳去聽許富凱的演唱會啊！」

「有好聽嗎？有有有，許富凱真好聽喔！」

「媽媽，妳有沒有喊安可？」

許富凱就是這場尾牙的壓軸，大家隨著歌聲搖擺，時有哼唱。長孫看著長輩們，得到幾個不張揚的點頭。走出病房，門外的阿弟仔還沒下班，正宗阿弟仔交代：「可以讓阿嬤舒服一點了。」



尾牙結束，阿嬤走了，許富凱很敬業，節目在電視上繼續播。

我走到太平間的休息區喘口氣，嗓子熱絡啞了，卻還是跟這個家庭保持距離。長大的過程，我越來越不依賴他們，錢或是感情，牽扯太多就要撕扯，撕扯會痛。我自認是局外人，看著家庭在阿祖走後漸漸崩散，而這次因阿嬤生病而聚合，我依舊踴躍到最後一刻。

停靈處，我爸拿出最新的 MacBook 放往生咒。曾經看這臺筆電很不順眼，我省吃儉用被要錢，換來一臺不屬於自己、只拿來追劇的高價電腦。但現在的畫面胡鬧到好笑，這幾年不靠他們，內心深處仍有些不甘，不

過經歷了這個晚上，覺得也沒那麼重要了。

除了我之外的都在哭，我暗自竊喜，偷偷跟阿嬤說：「妳怪脾氣的兒子們都哭了。」該欣慰。她一輩子在意孩子們孝不孝順，現在眼淚很真誠。



一切都結束後，我把喪假請完，在家懶廢了幾天才去上班，捷運人潮中擠出一個身影，是阿祖。

彼此凝望數秒，她沒張口，但感應到一句：「你做得很好。」我把那些瞬間亂流的眼淚藏在口罩裡，裡面的臉也擠成一團。看電影一樣看著，那天從病床前賣力吶喊，到筋疲力盡向護理站停止升壓藥的那個阿弟仔。

尾牙之夜的場景再度浮現，才感受到那一瞬間承擔的有多重。



有一次，阿嬤在化療後幾天，在爸的陪伴下用平板與我視訊，她的嗓音婆婆，反覆跟我叮嚀說：

「阿弟仔，你要勇敢，你要勇敢唷。」

那時候我心裡想，什麼意思？要勇敢的人是妳吧？喪孀於新年，截至年底我已歷經了貓的逝去，枕畔愛人的死。或許是阿嬤走了之後，沒人幫我安太歲的緣故。

要勇敢的是我。

作者介紹

陳仙素

本名陳宜澍。國立臺北大學進修部社工系，還沒畢業但已是逃兵。現職為數位行銷企畫，喜歡被稱呼為小編的卑賤感。道德感低落，崇尚破格 (phuá-teh) 之美，致力於書寫沒水準的漂亮話。

評審意見

許悔之

這一屆「臺北文學獎」散文類，進入決選的二十二篇文章中，好多篇都觸及到了「歸屬」、「歸處」、「空間」（包括物理的與心理的）的探問；很多篇充滿了準故事的敘事，如同掌中之小說；作為評審，這是一次豐饒的閱讀經驗，也使得我心目中應該獲獎的篇數，多於獎項數。

於是，在五位評審的漫長討論裡，每一篇章都因為特別喜歡它的評審，而得到深刻的閱讀和理解。

「喪嬾意思」如同雙關語「啥米意思」，敘述者透過阿嬾的「喪逝」，表達了他一種對情感、關係、記憶、生命意義……之多方位全面審視的「傷逝」。

看似緩慢疲憊的人間對話、瑣碎的世間應對之事，剪裁精采，藏情於景，其實非常深入的探索了人於生死之疲勞與無助；但猶未絕望，所以透過逝者，提醒自己應該要勇敢活著。

這篇散文，又或許可視為這個時代年輕人的世界觀了。

這是一篇有味有感的好散文，如石投湖，讀後，心中猶有餘波，也如同一部人間談意思、說生死的微電影了。